

让足球文化里有血性

綦国瑞

你在看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吗？千万别错过，至少看几场，也许你会悟出一些不一样的道理。

我是足球的门外汉，但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。我是看热闹的人。我的目光跟随着电视镜头从美国到加拿大再到墨西哥，每一场比赛都吸引着我这个痴情者的投入。这是世界上盛大的体育盛宴，是最受欢迎的体育节目，它吸引着全世界球迷的目光，你看，每座比赛的体育场里都是人海汹涌，每次欢呼都如海涛轰鸣。

体育场上的运动员，不论是来自哪个国家，不论是什么肤色，每个人都是老虎、都是雄狮、都是斗士、都是英雄。你看，他们个个勇猛、激情、敏捷、果敢，奔跑似烈风卷地，踢球如炮弹出膛，气可泼天盖地，力可摧枯拉朽。

这不能不让每一个看球的人血脉偾张。因为在球员们身上体现的是一往无前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，是宁可累倒赛场也要夺取胜利的血性。赛场如战场，球员如战士，要取得赛场的胜利，不但要靠体力，靠技术，更重要的是靠无视一切、敢打敢拼、敢牺牲敢胜利的血性。

血性，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文化，它具有基因的底色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植下了血性的基因，凭着这股血性取得长征胜利，打败一切反动势力，建立新中国；也正是凭着这股血性在朝鲜战场打败气势汹汹的“联合国军”，立威世界。我们的国足要冲出亚洲冲向世界，单讲身体素质、技术、策略是不行的，还要有骨子里的血性。相信只要我们的足球文化里有了血性，就一定取得与国家地位相称的荣誉。

灯

郭新章

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灯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耸立山巅或大海深处闪闪发光的航标灯。

初夏的傍晚，我站在通世路的坡顶，回首遥望烟台市区，满目灯火尽收眼底，居民楼里次第亮起的日光灯，沿街商铺流转的霓虹灯。烟台山上，灯塔顶端的航标灯在沉沉的暮色里，标出航道，为进出港的船舶拨开迷雾，避开暗礁，指引归航的路！

人间万千灯火，各有温度，各有使命，而穿过百年风云回望，我读懂有一束永不熄灭的信仰之光，是中华民族穿越苦难、奔赴复兴的指路明灯。

水波间的航标，只能指引一段水路，而百年前的南湖红船灯火，却点亮了整个民族沉沉的暗夜。彼时神州大地风雨如晦，山河破碎，百姓深陷水深火热，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国之路，却屡屡碰壁。烟雨南湖，一叶小小红船静泊湖面，十三位怀揣救国理想的青年围坐灯下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，就此在华夏大地悄然点燃……这一束微光，撕开了旧中国无边的黑暗，一艘承载初心的小船，自此驶出南湖，驶出民族的救亡图存。

红船星火，化作长征路上绵延不绝的火把。漫漫长征路，雪山阻隔、草地茫茫，敌军围追堵截，饥寒与死亡如影随形。没有电灯，没有油灯，红军战士便点燃枯枝做成火把，点点火光连成长龙，穿梭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峡谷。每一束火光，都是不肯屈服的希望；每一次高举火把，都是共产党人绝不低头的抗争。

前路迷雾重重，遵义城内一盏灯火，拨正了革命巨轮的航向。长征途中，革命一度陷入迷茫，队伍在险境中徘徊不前。遵义小楼那一夜的灯火，驱散了队伍心中的彷徨，纠正了迷途的航向，如同江上关键的航标，让革命这艘巨轮避开险滩、重归正道。

革命的灯火扎根黄土高原，化作延安窑洞夜夜不熄的油灯。简陋窑洞中的微光，是无数国人心中最温暖、最坚定的光亮，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。

从南湖红船的渔火，到长征征途的火把，从遵义小楼的灯火，再到延安窑洞的油灯，一束束微光跨越岁月，一脉信仰薪火相传。当年先辈奋力点燃的星火，如今已化作神州大地万家璀璨灯火……

积攒善意

孙明浩

六月暖阳洒落窗前，她坐在我对面，语速轻快，仿佛积攒多年的心声，终于有了倾诉的出口。她的神情从容而平静，眼底却始终藏着一份热忱与坚定。

从孩子读小学起，她便踏上心理学的学习和探索之路，远赴成都上课，一路深耕钻研。多年学习与实践的所见所闻，让她对亲子关系有了切肤的感悟。

今年初夏的一天，一位妈妈带着十五岁的儿子坐在她旁边。那位母亲性格十分强势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毫不留情地数落孩子。儿子低着头，脸涨得通红，小声说：“别说了，妈，我都知道了。”母亲却不依不饶，继续喋喋不休。

“我当时心里又急又难受，实在看不下去。”她的语气骤然沉了下来，“你知道吗，那孩子身形已近一米七，在他妈面前缩成一团。”她看着那位母亲，一字一顿地指出她的问题，“你不是不爱孩子，你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爱”。

这句话，也是她走过弯路后悟出的真理。曾经，她的家庭也被青春期的矛盾笼罩。乖巧的儿子步入叛逆期后，母子争吵不断，家中终日气氛紧绷。那时的她四处寻访名师，学习方法，一位老师的话像一道闪电照进心底：“人活着，首先要让自己有用。在有用的基础上，要学会让自己去服务更多的生命。”

她说：“我本来就愿意帮人，但是从来没想到，帮人之前要先修好自己。”她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，开始专注于成长自我。奇妙的转变随之而来，母子二人逐渐没有了争执，相处变得和睦温馨，所有人都看得见这份向好的改变。

承认自身的不足，主动学习改变，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。无数家长舍得为孩子一掷千金报补习班，却连三十元的读书学习费用都不愿为自己付出。她深知，困住大家的从来不是金钱，而是固化的思维与不愿改变的惰性。

她曾经也是一个焦虑的母亲，一个想方设法要“搞定”孩子的母亲。现在的她，平和、坚定、通透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该怎么去得到。这份温柔与坚守，也延伸到了公益善举之中。“六一”前夕，她牵头联络六位爱心企业家，为一所学校的十五名贫困孩子送去新鞋。这些孩子大多自幼失怙，缺少父爱。几位爱心人士全程匿名，只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隐私。

她对孩子们提了一个请求——每人写一封感谢信。她说，“孩子需要学会感恩。要让他们知道，别人的善意不是理所当然的，长大了也要学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。”

其实，早在担任单位团委书记时，她就和同事一起走家串户，帮扶困难家庭。那时候没有经费，全年便专注做好这一件事——摸排、走访、对接资源。有一次去一个贫困孩子家，要从平房顶上翻过去，家中长辈身体状态欠佳，但她还是去了。她和搭档开着车，把困难家庭的真实情况拍下来，发给爱心人士，对方看完便能精准提供帮扶。就这样一户一户地跑，一年又一年地做。

有人问她，默默做这些图什么？她说：“让我积攒善意，修炼德行，就是孩子给我的珍贵礼物。”

一缸流动的红

崔勇文

我家客厅西北隅，新添了一缸流动的红。红木底座稳当厚重，玻璃清亮如洗，顶上的灯箱轻轻一落，便圈出一方温软的小天地。缸里不是新鱼，是文友柳文东先生养了五六年的“血芙蓉”——我总爱叫它们红鳞。一条条像浸了朱砂的小火焰，尾鳍轻扫，把一缸水染得暖意融融。这不是普通的馈赠，而是一段藏着时光温度的托付。

文东兄一生经历颇多，有过商海浮沉，无论高光时还是平淡时，始终守着一颗赤子忠孝之心。我见过他的母亲，今年97岁了，文东兄在老母面前时如三岁顽童，调皮撒娇，更多的是体贴孝顺，细细给老人洗脸洗脚。

我第一次去他家，便被书房内万册藏书震撼，书籍分门别类排得满满当当，像一座小型的图书馆。再看卧室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像军营里的“豆腐块”，白床单一尘不染，整整齐齐的样子，透着军人家庭的严谨与朴素。他平日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办公桌上放着他手书的“从政经商 未必言多”八个字，可谓他的自勉之语。

两个月前的一个清晨，文东兄突发心绞痛，我去他家正巧撞见，紧急把他送往医院，万幸化险为夷。从那以后，他待我更如亲兄弟一般，常说：“崔兄，我这条命是你帮我抢回来的。”那天他说要把这缸鱼送我时，我一度是婉拒的，可他望着满缸游动的红鳞说：“老崔啊，我出差，有时经常一两个月不回来，妻子又在外地，经常把鱼饿得饥肠辘辘，我不忍心。送你是因为你对我有恩情，也因为把它们交给你，我心里最踏实、最放心！”

这缸鱼，他养了五六年，早已不是宠物，倒像他放在水里的孩子。养的日子久了，鱼竟也通了灵性——他一抬手，满缸红鳞便齐齐游到他手边，像一群围着长辈撒娇的孩子。

鱼入我家的那天，我守在缸前看了整整一下午。它们刚换了环境，有些怯生生的，缩在角落不肯动。想起文东兄说的“鱼要养好，需要耐心和爱心”，我照着他教的法子，打氧、控温，夜里关掉多余的灯，只留一点微光。看着它们从蜷缩到舒展，从试探着游开，到隔着玻璃朝我这边张望，像一群刚认识的客人，带着怯意，又藏着好奇，我心里竟也跟着爱惜起来。

如今，缸里的红鳞早已安定下来。两条清道夫贴着缸壁慢慢爬，水也养得愈发清亮，像一块被擦亮的玉。我常坐在缸前，看它们欢乐地游，尾鳍扫过水面，漾开细碎的波纹。看着这一缸红，我总想起文东兄，想起他说的“送给你我最踏实”。这是文东兄对我沉甸甸的认可与信任，人生难得一知己，更难得一位处处为你着想、时时扶你一程的良师。谢谢你，文东兄。